

看大水

青柳

江南的夏天，是带着雨水来的。雨，一旦起了头，就没完没了，没日没夜，伴着雷声，伴着闪电。听老一辈的人说，端午前后，春夏之交，邪气最旺，因此雷公在打妖怪，雨神在清洗大地，让那些污秽之物都随大水而去，留下风清日朗的夏日，好让农人安心耕种，迎来一年的好收成。

雨天，百无聊赖，看大水，就成了我们乡下人最喜欢的节目。下雨的时候，小孩子是不让出门玩的，关在家里着实无聊，而看大水的时候就可以跟着大人一起出门，还能和小伙伴凑个热闹，多么令人欢喜雀跃啊！

旧时的西区电工器材场一带（今西联大厦附近），地势较低，九华、石梁过来的洪水汇聚于此，洪水滔滔，淹没田地，汪洋一片，真的是桑田变沧海。

下了一天的雨，傍晚雨停了一会儿，天边竟然出现了红彤彤的晚霞，听说这是涨大水的预兆呢。晚饭后，我们从村里出发，坐上大人的自行车，一路到电工器材厂门口的山丘上。

那些平日里的公路、橘子树都被淹没了，城里回来晚的人，骑自行车到了白渡初中就不得不下车蹚水，我们看着他蹚水，水从大腿到腰部，又到胸口，公路不宽，两边的橘林都在公路下方，露出一片绿色的小尖尖，我们都担心他被冲到公路下方，沉没下去。

有些胆小的就只能在对面不敢过来，这时候，衢江里的渔民就来了。他们撑着船，2元一位，带大家过河，这就是所谓的“发大水财”，我们都很羡慕，但不嫉妒，毕竟这个生意一年也就一两次，平日里，渔民就靠捕鱼过日子，风里来雨里去，生活比较清苦。

有一次，我们看到大水里有一头猪，在浑浊的水中浮浮沉沉，村里的人看见了都很想去抓来，可是没有办法去捕捞，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仰着头向下游漂去。

还记得1998年南方大水，大雨下了十多天，山塘、水库、溪河里都满了。我们依旧骑自行车去看大水，大水湍急、浑黄，只见汪洋之间，有粗粗的横梁在水里沉浮，还有屋梁架子也在翻腾的大水里，顺着水流奔腾而下……我们因此猜测，上游有人屋子被洪水掀翻了。听说，城里的德坪坝也进水了，很多一楼的店面都被水淹了。我们还看见桥庵里在衢江的大水里浮动——那时候岛上有一个小村子。老人家告诉我们桥庵里的根在乌龟的背上，不会淹没的，会随着水势浮起来的。

后来，西区开始开发建设，随着石梁溪、庙源溪的治理，上游的水有了河道，不再四处冲撞，西区也从丘陵地带变成了繁华市区，从此没有了大水。

现在的西区，到处都是公园，鲜花四时轮换，比大水好看多了。

雨季的千里岗山脉，激情飞扬，雨水在悬崖边舞蹈，尽情地歌颂杨花盛开的飞流生活。

山崖的石头接受飞流千丈的冲刷，也接受涓涓细流的亲吻，春夏秋冬，亘古不变。

面对白天的辽阔，或者面对着夜晚的深邃，它唱了很多歌，带着情绪，穿过竹山林海，倔强地和山风周旋。

它是大山派往大海的使者，那纵情的一跃，是它在山崖上篆刻诗意铭文：杨花飞瀑。

先有寺后有桥。寺为资忠古禅寺，桥下的香溪水清澈见底，从此岸到彼岸，有三棵香樟树庇佑，耕种或拜佛，路是通的，单孔石拱桥再旧，但路人是欢喜的。

专家在书里找到了桥的蛛丝马迹，说到这座桥的过往是从清嘉庆年间开始的水流哗哗，卵石圆润，美妙绝伦。一座桥弯下了腰，模样像个喂乳的母亲，怀抱着自己的孩子。

今天，我们自驾又来到了这里，走在寺桥上，看水中有天，听流水潺潺。

说这座桥的过往是从

夏天

许晓鲜

纷纷花事已成记忆
好梦在流水里
孕育出清新亮丽的莲

风儿摇动树上的果
奶奶摇起麦秆扇
萤火虫点亮乡村小径

绿色坐拥江山
蝉儿不知疲倦
高声赞美

夏天如梦
轻轻打着鼾声

杨花飞瀑(外一首)

徐伟健

山崖的石头
接受飞流千丈的冲刷
也接受涓涓细流的亲吻
春夏秋冬，亘古不变

面对白天的辽阔，或者
面对着夜晚的深邃，
它唱了很多歌
带着情绪，穿过竹山林海
倔强地和山风周旋

它是大山派往大海的使者
那纵情的一跃，是它
在山崖上篆刻诗意铭文：
杨花飞瀑

寺桥流水

先有寺后有桥。寺为资忠古禅寺，桥下的香溪水清澈见底，从此岸到彼岸，有三棵香樟树庇佑，耕种或拜佛，路是通的，单孔石拱桥再旧，但路人是欢喜的。

清嘉庆年间开始的水流哗哗，卵石圆润，美妙绝伦。一座桥弯下了腰，模样像个喂乳的母亲，怀抱着自己的孩子。

专家在书里找到了桥的蛛丝马迹，说到这座桥的过往是从

今天，我们自驾又来到了这里，走在寺桥上，看水中有天，听流水潺潺。

石磨·水碓屋

王志兰

少时，不少农家都有石磨。我家曾有一方小石磨，是外婆送给妈妈的。磨盘不大但沉重，细密的齿纹一圈一圈，像小石子投入水时漾起的细密涟漪，又像旋转的北风。母亲用它磨泡好的豆子做豆腐，磨炒熟的糯米粉做粉蒸肉，还磨过玉米粒小麦粒等，似乎石磨想要粉碎什么都可以，干湿不限，好神奇。做豆腐要磨的时间长些。犹记得母亲与我，在有阳光的午后，细细磨豆子的画面。我用勺子舀起浸泡好的黄豆，连同少量的水，添加在磨眼中；母亲坐在小凳子上，右手握磨柄，一圈圈地转动着。冬日阳光在我们的身上嬉笑着，温暖着庭院里的花草树木。我们一边干着活，一边说着话，好难忘这豆香袅袅的清纯记忆。一方石磨，磨出家庭的温暖美食，也磨出细腻甘甜的生活。后来，这石磨被搁置围墙边，风吹雨打的，再后来不知谁将磨盘摔断，一分为二，便不见了踪迹。

在村庄的最北面，太公置有一座水碓屋。水碓屋建在河水边，面积很大。农村合作化年代，水碓房归集体所用。高大的木制水车在河道上唱响清涼涼的歌，夙夜不息。寂静的夜晚，你谛听，木水车的声

音会潜入你的耳膜。白天里，每每靠近水碓屋，石碓敲动石臼的“笃笃”声和河水带动木转盘转动的“哗哗”声，就会在你耳鼓里合奏，水汽氤氲，凉风袅袅。多年后，读到《堂吉珂德》中唐吉珂德攻打磨坊风车的情景，脑海里浮现出的竟是故乡水碓屋里木水车的庞大样子，唐吉珂德拿着长矛与这样的大家伙战斗，英勇顽强，真是有趣。

少时，父亲每隔一段时间就要挑稻谷进水碓屋舂米。水碓屋是村庄每一缕炊烟的原点——碗中饭粒都需要水碓的打磨。夏天的水碓屋最是可爱。外面太阳红着脸，田野像个大蒸笼，而水碓房里却凉爽无比。因为水碓屋南北通风，加上一股清流穿过南北，水碓屋里怎能不凉气弥漫呢？看，鸟雀们叽叽喳喳飞进水碓屋，孩子们跳进水碓屋玩游戏，村民趁劳动休息时间冲进水碓屋，将暑气摀在身后，安静地坐下，抽一通旱烟，倒头睡上一觉，浑身凉快，神气活现，好不舒畅。

水碓屋里飘出菜籽油的浓香，是在榨油菜籽的时节——附近几个村都到水碓屋榨油。父亲是水碓屋唯一会包油饼的人，是农人眼里值得尊敬的师傅。水碓房里的木制

榨油车最是吸引我们，常想挤过去看看金丝黄亮的菜籽油潺潺欢歌的美好，但大人们总是呵斥着小孩子走开，因为那个百十斤重的石头油锤一旦飘飞起来，那可是力大无穷的，很容易伤人。

腊月里榨年糕也让水碓房热闹起来。粉是石碓舂细的，蒸笼里蒸熟的，然后倒进石臼，挥木槌捶打柔软，捧至案桌，搓成根根米条，放进年糕印，“咔嚓”盖上，用力一按，翻开印盒，一条年糕即大功告成。这是水碓屋冬天里最温馨难忘的时光。

石磨、水碓屋，这些老物件曾在属于它们的时代里风光无限，大展拳脚，做出令人称道的贡献。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它们都被边缘化，弃之不用、束之高阁，甚至粉身碎骨、湮灭无迹。我想，它们可能有过悲伤时刻，但它们最终豁然接受，委曲求全。

时代的潮流总是滚滚向前，稍不留神，你就会成为沙滩上的贝壳，但只要属于你的时代里，全力以赴地生活过、奋斗过，无论结局怎样，也就能坦然无惧、释然放怀了。这便是石磨、水碓屋这些老物件带给我们的启示吧。



绿叶蓝蜻蜓

胡江丰 摄

锦绣田园

李海波 摄

